

第二編下 中古哲學史（魏晉六朝唐）

第一章 魏晉及南北朝之儒學與經術總論

魏晉以來。經籍道息。而老釋並爭於域中。正始首倡玄風。清談名理。極盛於時。永嘉之後。迄於齊梁。則義學大興。有以奪柱下漆園之席矣。自魏及隋。四五百年。其間經術。雖有南學北學之分。國學講藝。不乏名師。要或牽於訓詁。或汨於玄尙。真能明儒家之義者甚少。隋志錄魏以下儒家。盈數十人。今其文多不存。僅傳玄所著傅子略。具。王沈稱玄書存重儒教。足以塞楊墨之流遁。齊孫孟於往代。然玄家承名論。好言政體。其餘義時未純。至若裴頠之崇有。李充之學箴。王坦之之廢莊。固亦意存風教。而雜出刑名。雖託禮義以矯空無。終難附儒林之列矣。惟隋末王通。講學河汾。綜貫六藝。論其指要。卓爾不羣。參跡揚董。漢以後儒者之徒。斯人而已。今當於後別出一章述之。而先論魏晉南北朝經術之變遷於此。

前已論兩漢經術。有今古學之分。至於鄭玄而混合。玄囊括衆學。徒黨徧天下。如傳所記。郗慮等五人。鄭玄所記。趙商十六人。皆其著者也。樂安孫叔然。亦鄭氏弟子。爲魏世大儒。始作反語。王肅作聖證論。以譏玄。叔然駁而釋之。又蜀先主劉備。嘗與康成周旋。蜀志。翦維傳。稱其好鄭氏學。則鄭氏學曾遠及蜀中也。此外治經術而不盡與鄭同者。吳有荀爽。虞翻。魚豢。魏略。以董遇。賈洪。邯鄲淳。薛夏。隗禧。蘇林。樂詳。七人爲儒宗。然王肅尤多著書。有名於時。

魏志王肅傳曰。初肅善賈馬之學。而不好鄭氏。采會同異。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。按肅父朗。師楊賜。楊氏世傳歐陽尙書。洪亮吉傳經表。以王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。是肅嘗習今文。而又治賈馬古文學。故其駁鄭。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。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。鄭君雜糅今古。肅之攻鄭。不知分別家法。各還其舊。而其雜糅抑又甚焉。故漢師治經專門之法。一亂於鄭君。再亂於王肅。此近來漢學家之所論也。說者又謂肅僞造孔安國尙書傳。論語注。孝經注。孔子家語。孔叢子五書。以自證明其說。凡郊廟禮制。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。盡記於孔子之言。以爲定論。此後又有王鄭之異同。卽孫炎馬昭等主鄭攻王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是也。

當時王鄭之爭方盛。而王弼何晏。又倡老莊玄學。晏爲論語集解。不盡用鄭義。而王弼易注。盡掃象數。雖亦用費易說解不同。晉世王肅與輔嗣之書大行。而杜預撰左氏集解。異於賈服。自出新例。范甯穀梁集解。雖存舊說。不主一家。且其序兼詆三傳。郭璞爾雅注。亦小學專書。然沒前人說解之名。余蕭客謂爲攘善無恥。此見魏晉人注經。好爲臆解創說。準以漢人著述體例。大有逕庭。古來經師家法。至是破壞幾盡矣。及北魏起於河朔。并劉石等十六國。與南朝對立。而其間說經者。亦遂有南學北學之分。至於隋唐而後合一。蓋南北學派源流風尚。頗有不同。北史儒林傳論之曰。南人約簡。得其英華。北學深蕪。窮其枝葉。又曰。江左周

易則王輔嗣。尙書則孔安國。左傳則杜元凱。河洛左傳則服子慎。尙書周易則鄭康成。詩則並主於毛公。禮則同遵於鄭氏。又云。漢世鄭玄並爲衆經註解。服虔何休。各有所說。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。虔左氏春秋。休公羊傳。大行於河北。此南北學派所宗。注義異同之大略也。南史儒林傳序曰。宋齊國學。時或開置。而勸課未博。建之不能十年。蓋取文具而已。是時鄉里莫或開館。公卿罕通經術。朝廷大儒。獨學而弗肯養衆。後生孤陋。擁經而無所講習。至梁武創業。深愍其弊。天監四年。乃詔開五館。建立國學。總以五經教授。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於是以平原明山賓。吳郡陸璣。吳興沈峻。建平嚴植之。會稽賀瑒。補博士。各主一館。館有數百生。給其餼廩。其射策通明經者。卽除爲吏。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。又選學生。遣就會稽雲門山。受業於廬江何胤。分遣博士祭酒。到州郡立學。七年。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。始就學受業。武帝親屈輿。駕釋奠於先師先聖。申之以謙語。勞之以束帛。濟濟焉。洋洋焉。大道之行也。如是。及陳武創業。時經喪亂。敦獎未遑。稍置學官。成業蓋寡。案南朝以文學自矜。而不重經術。宋齊及陳。皆無足觀。惟梁武起自諸生。知崇經術。崔巖之徒。前後並見升寵。學者靡然向風。然晚好釋氏。遂疎儒業。是以南學未得大昌也。

北史儒林傳序曰。魏道武初定中原。始建都邑。便以經術爲先。立太學。置五經博士。生員千有餘人。天興二年春。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。明元時。改國子爲中書學。立教授博士。太

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。後徵盧玄高、允等，而令州郡各舉才學。於是人多砥尚儒術。天安初，詔立鄉學。太和中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，建明堂辟雍，尊三老五更。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，詔立國子太學，四門小學。劉芳、李彪諸人以經書進。宣武時，復詔營國學，樹小學於四門，大選儒生，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。雖龔宇未立，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，學業大盛。燕齊趙魏之間，橫經箸錄，不可勝數。大者千餘人，小者猶數百。周文受命，雅重經典。明皇纂曆，敦尚學藝。內有崇文之觀，外重成均之職。徵沈重於南荆，待熊安生以殊禮。是以天下慕嚮。文教遠覃。案北朝諸君，惟魏孝文、周武帝能一變舊風，尊崇儒術。考其實效，雖未必優於蕭梁。而北人俗尚淳樸，未染清言浮華之風，故能專宗服鄭，不爲僞孔、王、杜所惑。說者所以謂北學純正，勝於南學也。焦循曰：「正始以後，人尚清談，迄晉南渡，經學盛於北方。大江以南，自宋及齊，遂不能爲儒林立傳。梁天監中，漸尚儒風。於是梁書有儒林傳，陳書嗣之。仍梁所遺也。魏儒學最隆。歷北齊、周、隋，以至唐、武、德、貞、觀，流風不絕。故魏書儒林傳爲盛。」

南朝說經之書，惟皇侃論語義疏見存。其餘經師遺說，則雜見唐宋疏家所引而已。要至隋而南北學有統一之機。隋書經籍志於易之梁陳鄭玄、王弼二註，列於國學。齊代惟傳鄭義，至隋孔鄭並行。而至隋王註盛行。鄭學浸微。於書云：「梁陳所講，有孔鄭二家。齊代唯傳鄭義，至隋孔鄭並行。而鄭氏甚微。於春秋云：「左氏唯傳服義。至隋杜氏盛行。服義浸微。是僞孔、王、杜之盛行。鄭服之

浸微。皆在隋時。故天下統一之後。經學亦統一。而北學從此幾絕矣。當時劉焯。劉炫。最號博通經術。然以北人而染南學之習。及唐時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。易注用王輔嗣。書用孔安國。左氏用杜預解。而鄭注易書。服注左氏。皆置不取。故唐以來。惟南學獨行焉。

第二章 晉世黃老刑名學之復興

在漢西京之初。黃老刑名之學。與儒術並行。武帝雖黜百家。而好之者未盡息也。光武中興以後。則異學罕有傳者。天下學術。一統於儒矣。漢之衰季。一時名士。與於黨錮之禍者。有三人。八俊。八顧。八及等號。其人率太學諸生所推戴。而被服儒業者也。於是郭泰。李膺。陳蕃之倫。爲之領袖。進退必守經義。本於禮教。故道德學術之純。一不雜。吾必以東漢爲最焉。建安之際。曹氏父子。頗集文辯之士。不尙經籍。魏正始間。王弼何晏。乃唱老莊之學。當世競慕其風。有四聰。八達之目。晏等雖及於禍。而遺說延及晉世。黃老刑名之學。至是中興。其略可得論也。

刑名之學。本出於黃老。故魏世言黃老者。每兼言刑名。其實皆道家之緒也。故今綜而論之。大抵王弼何晏爲虛無之宗。傅嘏鍾會爲才性之宗。裴頠崇有論。則又由刑名以非虛無派之流失。要並依於道家。而葛洪詳論神仙修養之法。鮑敬言樹政治無君之論。道家之學。至晉世大備矣。其派別約有五。

- 一、才性論 傅嘏鍾會爲宗。阮武劉劭爲輔。
 - 二、虛無論 王弼何晏爲宗。竹林七賢爲輔。流而爲王衍樂廣之清談。
 - 三、崇有論 裴頠著。崇有論。由名家以論無不離。有正虛無論之弊。
 - 四、神仙論 葛洪抱朴子。綜古來之神仙說。述出世之修養法。
 - 五、無君論 鮑敬言申上古之無君說。破世間之政治論。
- 今就以上五者。敘其大略如下。

一 才性論

傅嘏鍾會事。略見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。與世說新語等書。嘏有清理識要。好論才性。原本精微。眇能及之。司隸校尉鍾會。年甚少。嘏以明智交會。王弼初亦先爲嘏所知。會弱冠與弼並知名。嘗論易無互體。才性同異。及會死後。於會家得書二十篇。名曰道論。而實刑名家也。其文似會。會又有四本論。亦名家。今不傳。四本者。言才性同。才性異。才性合。才性離也。尙書傳嘏論同。中書令李豐論異。會論合。屯騎校尉王廣論離。會初撰四本論畢。欲示嵇叔夜。置懷中。既定。畏其難不敢出。於戶外搖擲。便回走。叔夜好虛無之說。而輕名家。故會難之也。殷仲堪精覈玄論。人謂莫不研究。殷乃嘆曰。使我解四本。談不翅爾。則晉以來多重之矣。傅子記傳嘏事曰。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。鄧颺好變通。合徒黨。鸞聲名於閭閻。而夏侯

玄以貴臣子。少有重名。爲之宗主。求交於嘏而不納也。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。然猶怪之。謂嘏曰。夏侯泰初一時之傑。虛心交子。合則好成。不合則怨至。二賢不睦。非國之利。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嘏答之曰。泰初志大。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。好辯而無誠。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爲而無終。外要名利。內無關鑰。貴同惡異。多言而妬前。多言多讒。妬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者。皆敗德也。遠之猶恐禍及。况昵之乎。裴松之嘗嘗嘏拒夏侯玄而交鍾會。然就其學考之。嘏雖與泰初平叔並好老莊。而會實近於名家。故嘏交之與。是時陳留阮武亦謂才性。嘗謂杜恕曰。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。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。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。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。今向閑暇。可試潛思成一家言。武遂著體論八篇。又著興性論一篇。蓋興於爲己也。今鍾會阮武之書並不傳。惟傳劉劭人物志。亦在名家。論才性甚精審。劭字孔才。邯鄲人。蓋與鍾會諸人同時。三國志云。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。法論不傳。人物志祇十二篇。一。九徵。二。體別。三。流業。四。材理。五。材能。六。利害。七。接識。八。英雄。九。八觀。十。七繆。十一。效難。十二。釋爭。蓋推性情之原。以察人之材。能心尚不同。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知所以任之。劭嘗奉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。以綜核名實。甄別人物。因本此意著書。故隋唐志均入名家也。其九徵曰。蓋人物之本。出乎情性。情性之理甚微而玄。非聖人之察。其孰能究之哉。凡有血氣者莫

不含元一以爲質。稟陰陽以立性。體五行而著形。苟有形質。猶可卽而求之。凡人之質量。中和最貴矣。中和之質。必平淡無味。故能調成五材。變化應節。是故觀人察質。必先察其平淡。而後求其聰明。聰明者陰陽之精。陰陽清和。則中叡外明。聖人淳耀。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。自非聖人。莫能兩遂。故明白之士。達動之機。而暗於玄慮。玄慮之人。識靜之原。而困於速捷。猶火日外照。不能內見。金水內暎。不能外光。二者之義。蓋陰陽之別也。若量其材質。稽諸五物。五物之徵。亦各著於厥體矣。其在體也。木骨。金筋。火氣。土肌。水血。五物之象也。五物之實。各有所濟。是故骨植而弱者謂之宏毅。宏毅也者。仁之質也。氣清而朗者。謂之文理。文理也者。禮之本也。體端而實者。謂之貞固。貞固也者。信之基也。筋勁而精者。謂之勇敢。勇敢也者。義之決也。色平而暢者。謂之通微。通微也者。智之原也。五質恆性。故謂之五常矣。五常之別。列爲五德。是故溫直而擾毅。木之德也。剛塞而宏毅。金之德也。愿恭而理敬。水之德也。寬粟而柔立。土之德也。簡暢而明砭。火之德也。雖體變無窮。猶依乎五質。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。著乎形容。見乎聲色。發乎情味。各如其象。故心質亮直。其儀勁固。心質休決。其儀進猛。心質平理。其儀安閑。夫儀動成容。各有態度。直容之動。矯矯行行。休容之動。業業踟踟。德容之動。顛顛叩叩。夫容之動作。發乎心氣。心氣之徵。則聲變是也。夫氣合成聲。聲應律呂。有和平之聲。有清暢之聲。有回衍之聲。夫聲暢於氣。則實存貌。

色。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。誠勇必有矜奮之色。誠智必有明達之色。夫色見於貌。所謂徵神。徵神見貌。則情發於目。故仁目之精。慤然以端。勇膽之精。曄然以彊。然皆偏至之材。以勝體爲質者也。故勝質不精。則其事不遂。是故直而不柔。則木。勁而不精。則力。固而不端。則愚。氣而不清。則越。暢而不平。則蕩。是故中庸之質。異於此類。五常既備。包以澹味。五質內充。五精外章。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。故曰物生有形。形有神精。能知精神。則窮理盡性之所盡。九質之徵也。然則平陂之質。在於神。明暗之實在於精。勇怯之勢。在於筋。強弱之植。在於骨。躁靜之決。在於氣。慘懌之情。在於色。衰正之形。在於儀。態度之動。在於容。緩急之狀。在於言。其爲人也。質素平澹。中叡外朗。筋勁植固。聲清色懌。儀正容直。則九徵皆至。則純粹之德也。九徵有違。則偏雜之材也。三度不同。其德異稱。故偏至之材。以材自名。兼德之人。更爲美號。是故兼德而至。謂之中庸。中庸也者。聖人之目也。具體而徵。謂之德行。德行也者。大雅之稱也。一至謂之偏材。偏材小雅之質也。一徵謂之依似。依似亂德之類也。一至一徵。謂之間雜。間雜無恆之人也。無恆依似。皆風人末流。末流之質。不可勝論。是以略而不概也。

人物志雖專論觀人之法。卽當時人倫風鑒之術。然推陰陽形神立論。亦可由以致於窮理盡性之極功。而哲人之所有事也。魏晉名家之書流傳絕少。故著其一篇。隋志人物志。下注

梁有姚信士緯及姚氏新書。並以爲亡。信仕於吳。其書宜與人物志相近。佚文散見諸類書者。猶十餘條。亦尊老莊而論性情。又齊顧歡之名論。史以爲鍾會四本之流。均不可見矣。

二、虛無論

晉書王衍傳曰。正始中。何晏王弼等。祖述老莊立論。以爲天地萬物。皆以無爲爲本。無也者。開物成務。無往不存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。萬物恃以成形。賢者恃以成德。不肖恃以修身。故無之爲用。無爵而貴矣。衍甚重之。惟裴頠以爲非。著論以譏之。而衍處之自若。然則何晏王弼。固持道家之虛無者。而王樂清談一派之所宗也。魏志曹爽傳曰。南陽何晏。鄧颺。李勝。沛國丁謐。東平畢軌。咸有聲名。進趣於時。明帝以其浮華。皆抑黜之。及爽秉政。乃復進敘。任爲腹心。又曰。晏何進孫也。少以才秀知名。好老莊言。作道德論。注引魏氏春秋曰。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。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。唯深也。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夏侯泰初是也。唯幾也。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司馬子元是也。惟神也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吾聞其語。未見其人。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何劭王弼傳曰。弼與鍾會善。會論議以校練爲家。然每服弼之高致。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。其論甚精。鍾會等述之。弼與不同。以爲聖人茂於人者。神明也。同於人者。五情也。神明茂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。五情同。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。然則聖人之情。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。今以其無累。便謂不復應物。失之多矣。弼年少。初爲傅嘏所知。何晏尤奇之。

曰。後生可畏。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。注周易老子。往往有高麗之言。年二十四早卒。今就彌老子注中言虛無之妙者。掇其一二於下。

凡有皆始於無。故未形無名之時。則爲萬物之始。及其有形有名之時。則長之育之。亭之毒之。爲其母也。言道以無形無名。始成萬物。以始以成。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。第一

天地任自然。無爲無造。萬物自相治理。故不仁也。仁者必造立施化。有恩有爲。造立施化。

則物失其真。有恩有爲。則物不具存。物不具存。則不足以備載矣。第五

穀所以能統三十輻者。無也。以其無能受物之故。故能以實統衆也。十一

德者得也。常得而無喪。利而無害。故以德爲名焉。何以得德。由乎道也。何以盡德。以無爲

用。以無爲用。則莫不載也。故物無焉。則無物不經。有焉。則不足以免其生。是以天地雖廣。

以無爲心。聖王雖大。以虛爲主。故曰。以復而視。則天地之心見。至日而思之。則先王之至

覲也。故滅其私而無其身。則四海莫不瞻。遠近莫不至。殊其己而有其心。則一體不能自

全。肌骨不能相容。是以上德之人。唯道是用。不德其德。無執無用。故能有德而無不爲。不

求而得。不爲而成。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。下德求而得之。爲而成之。則立善以治物。故德

名有焉。求而得之。必有失焉。爲而成之。必有敗焉。善名生。則有不善應焉。故下德爲之。而

有以爲也。無以爲者。無所徧爲也。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。皆下德也。仁義禮節是也。三十八

世說新語曰。王輔嗣弱冠詣裴徽。徽問曰。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。聖人莫肯致言。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。弼曰。聖人體無。無又不可以訓。故言必及有。老莊未免於有。恆訓其所不足。其說甚精。何晏初注老子。見輔嗣注。而大伏。遂自刪其說。爲道德論二篇。虛無之說。雖倡於何王。至竹林七賢。互相標題。其流始廣。大抵陋儒崇老。蔑棄禮法。七賢者。山濤。阮籍。嵇康。向秀。劉伶。阮咸。王戎。七人也。嵇康好老莊。常修養性服食之事。嘗著養生論。聲無哀樂論。均有玄理。又論君子無私。以標貴無之旨。其辭曰。

夫稱君子者。心不措乎是非。而行不違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。夫氣靜神虛者。心不存於矜尚。體亮心達者。情不繫於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。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。情不繫於所欲。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。物情順通。故大道無違。越名任心。故是非無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。以通物爲美。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。以違道爲闕。何者。匿情矜吝。小人之至惡。虛心無措。君子之篤行也。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。吾又何患。無以生爲貴者。是賢於貴生也。由斯而言。夫至人之用心。固不存有措矣。(下略)

康以輕鍾會。會譖而害之。阮籍亦著達莊論。敘無爲之貴。向秀爲莊子注。於舊注外。爲解義。妙析奇致。大暢玄風。今傳郭象莊子注。卽是全取秀作。象但自注秋水。至樂二篇而已。王戎從弟衍。與南陽樂廣。俱宅心事外。名重於時。故七賢之後。天下言風流者。以王樂爲稱首焉。

皆好作清言。以析名理。而廣詞尤簡約。衛玠總角時。嘗問廣夢。廣曰。是想。玠曰。神形所不接。而夢豈是想耶。廣曰。因也。玠思之。經月不得。遂以成疾。廣聞。故命駕爲剖析之。玠病卽愈。然自是士風。耽尙虛無。如王澄。胡毋輔之等。皆任放爲達。或至裸體。論者歸罪於王何。作俑。其後范寧作論。至以王何之罪。浮於桀紂。謂其叨海內之浮譽。資膏粱之傲誕。畫魑魅以爲巧。扇無檢以爲俗。自喪之釁小。迷衆之愆大。遂令仁義幽淪。儒雅蒙塵。禮壞樂崩。中原傾覆。蓋自其流弊而追過之也。

三 崇有論

晉書裴頠傳曰。頠字逸民。弘雅有遠識。博學稽古。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。頠若武庫。五兵縱橫。一時之傑也。頠深患時俗放蕩。不尊儒術。何晏阮籍。素有高名於世。口談浮虛。不遵禮法。尸祿耽寵。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。聲譽太盛。位高勢重。不以物務自嬰。遂相倣效。風教陵遲。乃著崇有之論。以釋其蔽。王衍之徒。攻難交至。並莫能屈。又著辯才。辯釋古今精義。未成而爲趙王倫所殺。年三十四。崇有論曰。

夫總混羣本。宗極之道也。方以族異。庶類之品也。形象著分。有生之體也。化感錯綜。理迹之原也。夫品而爲族。則所稟者偏。偏無自足。故憑乎外資。是以生而可尋。所謂理也。理之所體。所謂有也。有之所須。所謂資也。資有攸合。所謂宜也。擇乎厥宜。所謂情也。識智旣授。

雖出處異業。默語殊塗。所以寶生存宜。其情一也。衆理並而無害。故貴賤形焉。失得由乎所接。故吉凶兆焉。是以賢人君子。知欲不可絕。而交物有會。觀乎往復。稽中定務。惟夫用天之道。分地之利。躬其力任。勞而後饗。居以仁順。守以恭儉。率以忠信。行以敬讓。志無盈求。事無過用。乃可濟乎。故大建厥極。綏理羣生。訓物垂範。於是乎在。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。若乃淫抗陵肆。則危害萌矣。故欲衍則速患。情佚則怨博。擅恣則興攻。專利則延寇。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。悠悠之徒。駭乎若茲之豐。而尋艱爭所緣。察夫偏質有弊。而覩簡損之善。遂闡貴無之議。而建賤有之論。賤有則必外形。外形則必遺制。遺制則必忽防。忽防則必忘禮。禮制弗存。則無以爲政矣。衆之從上。猶水之居器也。故兆庶之情。信於所習。習則心服其業。業服則謂之理然。是以君人必慎所教。班其政刑。一切之務。分宅百姓。各授四職。能令稟命之者。不肅而安。忽然忘異。莫有遷志。況於據在三之尊。懷所隆之情。敦以爲訓者哉。斯乃昏明所階。不可不審。夫盈欲可損。而未可絕有也。過用可節。而未可謂無貴也。蓋有講言之具者。深列有形之故。盛稱空無之美。形器之故。有徵。空無之義。難檢。辨巧之文。可悅。似象之言。足惑。衆聽眩焉。溺其成說。雖頗有異此心者。辭不獲濟。屈於所狎。因卑虛無之理。誠不可。蓋唱而有和。多往弗反。遂薄綜世之務。賤功烈之用。高浮游之業。經實謂之賢。人情所殉。篤夫名利。於是文者衍其辭。訥者讚其旨。染其衆也。是以立言

藉其虛無。謂之玄妙。處官不親所司。謂之雅遠。奉身散其廉操。謂之曠達。故砥礪之風。彌以陵遲。放者因斯。或悖吉凶之禮。而忽容止之表。瀆棄長幼之序。混漫貴賤之級。其甚者至於裸裎。言笑忘宜。以不惜爲弘。士行又虧矣。老子既著五千之文。表摭穢雜之弊。甄舉靜一之義。有以令人釋然自夷。合於易之損謙。良節之旨。而靜一守本。無虛無之謂也。損良之屬。蓋君子之一道。非易之所以爲體。守本無也。觀老子之書。雖博有所經。而云有生於無。以虛爲主。偏立一家之辭。豈有以而然哉。人之既生。以保生爲全。全之所階。以順感爲務。若味近以虧業。則沈溺之釁興。懷末以忘本。則天理之真滅。故動之所交。存亡之會也。夫有非有。於無非無。於有非有。是以申縱播之累。而著貴無之文。將以絕所非之盈謬。存大善之中節。收流遁於既過。反澄正於曾懷。宜其以無爲辭。而旨在全有。故其辭曰。以爲文不足。若斯則是所寄之塗。一方之言也。若謂至理。信以無爲宗。則偏而害當矣。先賢達識。以非所滯。示之深論。惟班固著難。未足折其情。孫卿揚雄。大體抑之。猶偏有所許。而虛無之言。日以廣衍。衆家扇起。各列其說。上及造化。下被萬事。莫不貴無。所存僉同情。以衆固。乃號凡有之理。皆義之卑者。薄而鄙焉。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。遂易門肆。顧用矍然。身其所懷。而攻者盈集。或以爲一時口言。有客幸過。咸見命著文。臚列虛無不允之徵。若未能每事釋正。則無家之義。弗可奪也。顧退而思之。雖君子宅情。無求於顯。及

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。然去聖久遠。異同紛糾。苟少有彷彿。所以崇濟先典。扶明大業。有益於時。則惟患言之不能。焉得靜默。及未舉一隅。略示所存而已哉。夫至無者無以能生。故始生者自生也。自生而必體有。則有遺而生虧矣。生以有爲己分。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。故養既化之有。非無用之所能全也。理既有之衆。非無爲之所能循也。心非事也。而制事必由於心。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。謂心爲無也。匠非器也。而制器必須於匠。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。謂匠非有也。是以欲收重泉之鱗。非偃息之所能獲也。隕高墉之禽。非靜拱之所能捷也。審投弦餌之用。非無知之所能覽也。由此而觀。濟有者皆有也。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。

此篇謂老子以無爲辭。而旨在全有。又謂至無者無以能生。其言至辨。而歸於刑政。蓋刑名家言也。刑名家每抗無宗。如李充王坦之皆然。要同出於道家之意。一立無以極理。一立有以通事。故終至於相非耳。

四 神仙論

神仙之說。上古有之。至漢以來彌盛。蓋道家實際修養之人格也。惟古時書多不傳。或好爲隱語。如參同契之類。難可測知。又其秉術有殊。則是非相軋。惟晉世葛洪抱朴子。乃綜合自來神仙修養諸術。一一敘而論之。自恬澹守一。以至金丹服食符籙禁忌。無所不言。真神仙家之總

要也。葛洪之學。雖以道家爲歸。而實兼明儒學。故其書內篇論道。外篇論儒。各申其本旨。不爲調和牽附之言。亦博雅之士也。抱朴子因其宇宙觀。以立神仙論。蓋以玄爲宇宙之本體。本於老子玄之又玄。與玄牝之說。能合此玄道者。卽神僊矣。故先論玄之體用。曰：玄者自然之始祖。而萬殊之大宗也。眇昧乎其深也。故稱微焉。綿邈乎其遠也。故稱妙焉。其高則冠蓋乎九霄。其曠則籠罩乎八隅。（中略）乾以之高。坤以之卑。雲以之行。雨以之施。胞胎元一。範鑄兩儀。吐納大始。鼓冶億類。迴旋四七。匠成草昧。轡策靈機。吹噓咀吸。幽括沖默。舒闡溼鬱。抑濁揚清。斟酌河渭。增之不溢。挹之不匱。與之不榮。奪之不瘁。故玄之所在。其樂不窮。玄之所去。器弊神逝。玄暢玄道之廣大如此。能得此玄道之人。則爲神仙。故曰：夫玄道者。得之者內。失之者外。用之者神。忘之者器。此玄道之要言也。得之者貴。不待黃鉞之威。體之者富。不須難得之貨。高不可登。深不可測。乘流光。策逝景。凌六虛。貫涵溶。出乎無上。入乎無下。經乎汗漫之門。游乎窈眇之野。逍遙恍惚之中。徜徉彷彿之表。咽九華於雲端。咀六氣於丹霞。徘徊茫昧。翱翔希微。履略蜿蜒。踐踢璇璣。此得之者也。上同所謂得之者。卽指神仙矣。世人或謂天下豈有神仙。抱朴子辨之曰：事有本鈞而未乖。未可一也。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。混而齊之。非通理矣。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。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。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。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。盛夏宜暑。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。極陰宜寒。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。

僊論又曰。若謂受氣皆有一定。則雉之爲蜃。雀之爲蛤。壤蟲假翼。川蛙翹飛。水螭爲蛤。荇菜爲蛆。田鼠爲鴛。腐草爲螢。鼯之爲虎。蛇之爲龍。皆不然乎。同於是乃論學仙者心意修養之法。曰。人能淡默恬愉。不染不移。養其心以無欲。頤其神以粹素。埽滌誘慕。收之以正。除難求之思。遣害真之累。薄喜怒之邪。滅愛惡之端。則不請福而福來。不禳禍而禍去矣。何者。命在其中。不繫於外。道存乎此。無俟於彼也。意道又曰。學僊之法。欲得恬愉澹泊。滌除嗜慾。內視反聽。尸居無心。僊論蓋其心能屏去物欲。守其恬澹。乃能合於玄道也。然又不可不求清淨之地。故曰。爲道者必入山林。誠欲遠彼腥膻。而卽此清淨也。明本夫既能內修其心。外得於地。乃假以藥物方術之助。庶幾神仙可成矣。猶必積善累行。以致之焉。故又曰。欲求僊者。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。若德行不修。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。對俗又曰。積善事未滿。雖服僊藥亦無益也。若不服僊藥。並行好事。雖未便得僊。亦可無卒死之禍矣。吾更疑彭祖之輩。善功未足。故不能昇天耳。同此抱朴子所論神仙修養之要也。若夫其書所言鍊形守一金。汭服食等術。則關於實際之方法。非茲所能詳矣。

五 無君論

道家之言政治。本以無爲爲主。其流遂爲無君說。有類近世所謂無政府主義者。要實本黃老虛無之意。晉世有鮑敬言。常明此說。抱朴子外篇。託儒者之義。與之相難。而稱之曰。鮑生

敬言好老莊之書。治劇辯之言。以爲古者無君。勝於今世。今略葛洪駁難之詞。而著鮑生之言於下。以備一家云。

鮑生曰。儒者曰。天生烝民而樹之君。豈其皇天諄諄言。亦將欲之者爲辭哉。夫彊者凌弱。則弱者服之矣。智者詐愚。則愚者事之矣。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。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。然則隸屬役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。彼蒼天果無事也。夫混茫以無名爲貴。羣生以得意爲歡。故剝柱刻漆。非木之願。拔鷓裂翠。非鳥所欲。促轡銜鑣。非馬之性。荷輓運重。非牛之樂。詐巧之萌。任力違眞。伐根之生。以飾無用。捕飛禽以供華玩。穿本完之鼻。絆天放之腳。蓋非萬物並生之意。夫役彼黎烝。養此在官。貴者祿厚。而民亦困矣。夫死而得生。欣喜無量。則不如向無死也。讓爵辭祿。以釣虛名。則不如本無讓也。天下逆亂焉。而忠義顯矣。六親不和焉。而孝慈彰矣。曩古之世。無君無臣。穿井而飲。耕田而食。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汎然不繫。恢爾自得。不競不營。無榮無辱。山有蹊徑。澤無舟梁。川谷不通。則不相并兼。士衆不聚。則不相攻伐。是高巢不探。深淵不漉。鳳鸞棲息於庭宇。龍鱗羣游於園池。饑虎可履。虺蛇可執。涉澤而鷗鳥不飛。入林而狐兔不驚。勢利不萌。禍亂不作。干戈不用。城池不設。萬物玄同。相忘於道。疫癘不流。民獲考終。純白在胸。機心不生。含哺而熙。鼓腹而游。其言不華。其行不飾。安得聚斂以奪民財。安得嚴刑以爲坑阱。降及叔季。智用巧生。道德既衰。

尊卑有序。繁升降損益之禮。飾紱冕玄黃之服。起土木於凌霄。構丹綠於芬櫛。傾峻搜寶。泳淵採珠。聚玉如林。不足以極其變。積金成山。不足以贍其費。澶漫於淫荒之域。而叛其大始之本。去古日遠。背朴彌增。尙賢則民爭名。貴貨則盜賊起。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。勢利陳則刼奪之塗開。造剝銳之器。長侵割之患。弩恐不勁。甲恐不堅。矛恐不利。盾恐不厚。若無凌暴。此皆可棄也。故曰。白玉不毀。孰爲圭璋。道德不廢。安取仁義。使夫桀紂之徒。得燔人。辜諫者。脯諸侯。菹方伯。剖人心。破人脛。窮驕淫之惡。用炮烙之虐。若令斯人並爲匹夫。性雖凶奢。安得施之。使彼肆酷恣欲。屠割天下。由於爲君。故得縱意也。君臣既立。衆慝日滋。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。愁勞於塗炭之中。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。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。閑之以禮度。整之以刑罰。是猶闢滔天之源。激不測之流。塞之以撮壤。障之以指掌也。

鮑生又難曰。夫天地之位。二氣範物。樂陽則雲飛。好陰則川處。承柔剛以卒性。隨四八而化生。各附所安。本無尊卑也。君臣既立。而變化遂滋。夫獮多則魚擾。鷹衆則鳥亂。有司設則百姓困。奉上厚則下民貧。壅崇寶貨。飾玩臺榭。食則方丈。衣則龍章。內聚曠女。外多鰥男。採難得之寶。貴奇怪之物。造無益之器。恣不已之欲。非鬼非神。財力安出哉。夫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。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。宿衛有徒食之衆。百姓養游手之人民。乏衣

食。自給已劇。況加賦斂。重以苦役。下不堪命。且凍且饑。冒法斯濫。於是乎在。王者憂勞於上。台鼎輦顛於下。臨深履薄。懼禍之及。恐智勇之不用。故厚爵重祿。以誘之。恐姦釁之不虞。故嚴城深池。以備之。而不知祿厚則民匱。而臣驕。城嚴則役重。而攻巧。故散鹿臺之金。發鉅橋之粟。莫不懽然。況乎本不聚金。而不斂民粟乎。休牛桃林。放馬華山。載戢干戈。載囊弓矢。猶以爲太。況乎本無軍旅。而不戰不成乎。茅茨土階。棄織拔葵。雜囊爲幃。濯裘布被。妾不衣帛。馬不秣粟。儉以率物。以爲美談。所謂盜跖分財。取少爲讓。陸處之魚。相煦以沫也。夫身無在公之役。家無輸調之費。安土樂業。順天分地。內足衣食之用。外無勢利之爭。操杖攻劫。非人情也。象刑之教。民莫之犯。法令滋彰。盜賊多有。豈彼無利性。而此專貪殘。蓋我清靜。則民自正。下疲怨。則智巧生也。任之自然。猶慮凌暴。勞之不休。奪之無已。田蕪倉虛。杼柚之空。食不充口。衣不周身。欲令勿亂。其可得乎。所以救禍而禍彌深。峻禁而禁不止也。關梁所以禁非。而猾吏因之。以爲非焉。衡量所以檢僞。而邪人因之。以爲僞焉。大臣所以扶危。而姦臣恐主之不危。兵革所以靜難。而寇者盜之。以爲難。此皆有君之所致也。民有所利。則有爭心。富貴之家。所利重矣。且夫細人之爭。不過小小。匹夫校力。亦何所至。無疆土之可貪。無城郭之可利。無金寶之可欲。無權柄之可競。勢不能以合。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。孰與王赫斯怒。陳師鞠旅。推無讎之民。攻無罪之國。僵尸則動。以萬計。流

血則漂櫓丹野。無道之君。無世不有。肆其虐亂。天下無邦。忠良見害於內。黎民暴骨於外。豈徒小小爭奪之患耶。

鮑生曰。人君採難得之寶。聚奇怪之物。飾無益之用。厭無已之求。

鮑生曰。人君後宮三千。豈皆天意。穀帛積則民饑寒矣。

鮑生曰。人之生也。衣食已劇。況又加之以收賦。重之以力役。饑寒並至。下不堪命。冒法犯非。於是乎生。

鮑生曰。王者臨深履尾。不足喻危。假寐待旦。日昃盱食。將何爲懼禍及也。

鮑生曰。王者斂想奇端。引誘幽荒。欲以崇德邁威。厭耀未服。白雉玉環。何益齊民乎。

鮑生曰。人君恐姦變之不虞。故嚴城以備之也。

或曰。苟無可欲之物。雖無城池之固。敵亦不來者也。按此亦鮑生語

已上並見抱朴子詰鮑篇。晉世玄風最盛。然罕以黃老之理推之政治者。鮑生既以無君著論。又與抱朴子相難。其人當亦一時道家巨子。惜其行事不考見矣。

第三章 六朝佛教之盛行

漢明帝永平中。夢神人金身丈六。項有日光。寤問傅毅。云有佛出於天竺。乃遣使往求。備獲經像。迎其高歸。乃僧建寺譯經。出四十二章經等三百餘部。然詞或有淺薄。多小乘義。縉紳

之徒。間有好者。今傳理惑論。是牟融作。融後漢書有傳。不言好佛。莫能詳也。比論儒老。而以佛爲高。自序謂其銳志佛道。兼研老子五千文。含玄妙爲酒漿。翫五經爲琴簧。世俗多非之。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。欲爭則非道。欲默則不能。遂略引聖賢之言。證解之。名曰牟子理惑。漢魏之際。吳主孫權好佛。康居國沙門康僧者。深荷禮異。爲之立寺。而尙書闕澤。亦捨宅爲寺。孫皓晚年。嘗從康僧會受五戒。魏都則陳思王植。每聽佛經。輒美其梵唱。要之未及江南之盛也。魏晉相代。風流未絕。晉元中興。至講佛經於內殿。明帝成帝。信好亦深。自五胡雲擾中原。各建國氏。西域高僧。時有來者。頗見尊信。石趙有佛圖澄。尤擅異術。道安及鳩摩羅什。蓋其弟子。而慧遠又道安弟子也。羅什於晉隆安中。在姚秦洛陽。集沙門八百餘人。譯出經論三百餘卷。大乘義至是始傳。而成實宗三論宗。皆祖羅什也。遠公啟蓮社於東南。士林往往歸之。義熙間。法顯始游印度。歸撰佛國記。自是以後。以暨於隋。大德迭興。南北朝野。並隆講會。江左尤盛。此土佛教。斯時最爲昌明也。今以時代爲次。略述當時所開諸宗。

一、成實宗 成實論者。訶黎跋摩所造。姚秦弘治十三年。羅什初譯此論。僧叡奉命講之。羅什門人三千。皆弘此論。其後宋僧導初。始爲論疏。僧音、慧威、法智、道高等。講習弘通。名成實宗。

二、三論宗 三論宗亦羅什爲開祖。三論者。龍樹之中觀論。十二門也。提婆之百論也。姚秦

弘治中。羅什始譯三論。道生、曇濟、道朗、僧詮等弘之。按佛教東來。至晉隆安中。約三百餘年。就中翻譯諸經。雖不無大乘經論。而傳者未盛。卽道安、慧遠亦僅說端緒。故至羅什而後大乘蔚興也。

三、涅槃宗 此宗開祖爲天竺曇無讖。曇師北涼高祖元始三年。始譯涅槃經。越七年譯竟。敷演其義。宋僧慧靜、無成、僧莊、道汪、靜林、慧定等。乃開宗立義。製作章疏。號涅槃宗。至是遂傳。

四、地論宗 後魏宣武帝永平元年。命天竺道希寶意等譯十地論。至是十地宗義始被於世。而光統律師爲地論之宗匠。光統門人有慧順、道愼。

五、淨土宗 此宗開祖曰曇鸞。前魏之世。康僧鎧譯無量壽經。宋時曇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。合以羅什所譯阿彌陀經。爲淨土三經。佛滅九百年。天親造無量壽經優婆提舍。名淨土論。亦名往生論。後魏留支翻譯。曇鸞受之於留支。又受觀無量壽經。爲往生論注。自是念佛法門遂行。

六、禪宗 南朝宋文帝最寵惠琳。與顏延之同參朝政。號黑衣宰相。齊武帝時。法獻法暢二僧亦參與政事。要至梁武帝好佛尤甚。當時所起有禪宗等。禪宗又號佛心宗。以其言教是佛語。禪是佛心也。天竺二十八祖達磨。梁武普通元年。來自西域。始傳此宗。達磨以後。二祖

慧可。三祖僧燦。四祖道信。五祖弘忍。六祖慧能。五祖以下。分爲二派。南宗之祖慧能。北宗之祖神秀。而南宗獨傳。有五宗二派。(一)臨濟宗。臨濟義玄(二)雲門宗。雲門文偃(三)曹洞宗。洞山良寂(四)潯仰宗。潯山靈祐(五)法眼宗。法眼文益以上五宗。行於唐代。後又有楊岐派。黃龍派。合爲五宗二派也。禪宗玄旨。有八句。曰。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實相無相。微妙法門。不立文字。教外別傳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禪宗主參公案。梁以後。至唐宋元明之際。並盛行。學者亦有時慕之者焉。

七、攝論宗。真諦爲開祖。攝大乘論者。無著解釋阿毗達磨經十萬頌中攝大乘之一品。天親更作釋論。真諦以梁時來中國。陳文帝譯攝大乘論。又譯釋論。其門人等師資相承。立義製疏。名攝論宗。

八、俱舍宗。此宗亦真諦爲開祖。初曰毗曇宗。具曰阿毗曇宗。阿毘曇者。譯云無比法。後稱俱舍宗者。以其以諸部俱舍論爲門戶故也。具舍論世親菩薩造。真諦始譯之。後玄奘復譯爲三十卷。以上二宗。始真諦所倡。真諦又譯大乘起信論。說真如緣起者宗之。蓋起信論。本馬鳴宗百部大乘經所造。文約而義豐也。

九、天台宗。此宗智顛爲開祖。先是北齊時有慧文禪師。傳南岳慧思。慧思傳智顛。始判四教。陳隋之際。此宗盛傳。後則章安荆谿。有弘通之功。隋文帝力護佛法。度僧五十萬人。立翻

經博士。有詔毀佛像者。以大逆不道論。

綜考南北朝之際。惟魏太武及周武帝。不信佛教。欲加摧滅。身餘諸世。凡朝野薦紳。文人隱者。多有歸依象教。以爲絕倫。雖其時大乘義諦。研討未深。而信好所專。屢騰辨舌。大乘教義自唐宋以來始推原其故。殆有數種。

一、漢魏以來。士厭儒教禮法。而諸子百家之學。亦復衰歇已久。人好新知。故佛教乘機而入。卽見傳信。

二、魏晉以來。清談方盛。名言玄理。日鶩高深。故佛教始行。說者以爲義近老莊。故辯言所資。藉以剖析空有。因與當時風氣相近。是以流傳日廣也。

三、五胡亂夏。干戈相屬。人厭殺。故羣起皈依大慈之心。而經像雕鑄。冀消天禍者。此際最盛。且或惡斯世苦擾。思卽淨樂。於是佛教得行也。

四、道家儒家。罕有鉅子。而西域傳播義學者。或直人傑。異跡高行。爲世所仰也。

五、十六國興亡不常。國是不一。舊來之文物制度。皆已陵替。是以異學起而代之。此歐陽修本論之說。

六、因果報應三世輪迴之說。易厭足俗心。起其欣羨。歸命求福。自益多矣。

七、儒道二流。修者或因循自怠。而佛家每有厭身燃指。苦行傳道之士。卓絕動俗。爲人敬仰。

八、儒道多明治國入世之道。而佛家進以妙遠出世之說。故好高者悅而慕之。如牟子嘆之於前。陳思美之於後。彼其人皆通方之士。宜後之文人相與景從也。

第四章 三教調和論

魏晉以來。始則儒與道爭。繼則道與佛爭。繼則儒道與佛爭。於是其間乃有調和三教之說。有謂儒佛一致。有謂道佛一致者。有謂三教一致者。其說孔多。茲略敘其著者一二家於此。

一 孫綽儒佛一致

晉世多習小乘論。以資名言。然罕有以儒佛並論。孫綽作喻道篇。始有此意。綽字興公。博學善屬文。少與許詢俱有高尙之志。晚與范榮期習鑿齒爲友。官至廷尉。當時學者。宜亦有儒佛異趣之疑。綽獨謂周孔卽佛。佛卽周孔。蓋外內之名而已。如在皇爲皇。在王爲王。又以佛梵語。晉訓爲覺。覺以悟物爲義。卽孟子以聖人爲先覺之旨。又以周孔救弊。佛教明本。堯舜世夷。故二后高讓。湯武時難。故兩君揮戈。跡雖胡越。實無二致。綽之所論。猶卽其粗象比之耳。要在融和二家。故略著焉。

二 張融與周顒三教一致

宋齊之際。張融周顒。並好佛教。而不非儒老。蓋亦有調和其間之意。融字思光。文辭詭激。宋時爲封溪令。卒於齊世。臨終之時。左手執孝經。老子。右手執法華經。可見其並好三教之意。

顯字彥倫。深於佛理。兼善老易。與張融相遇。輒以玄言相滯。彌日不解。嘗著三宗論。玄空假名。玄不空。假名設不空。假名難空。假名設空。假名難不空。假名空。難二宗。又玄假名空。故曰三宗。殆用名家之法。以說佛義。張融作門論。謂儒佛道一致。顯亦以儒佛道同爲所好。而謂融之辨有所未極。相與論之。文詞經復極繁。茲各錄首篇。略見歸趣。周稱融爲通源也。融又自號少子。隋志有少子五卷。

張融門論

吾門世恭佛。舅氏奉道。道也與佛。逗極無二。寂然不動。致本則同。感而遂通。達跡成異。其猶樂之不泐。不隔五帝之秘。禮之不襲。三皇之聖。豈三與此。皆殊時故不同。其風異世。故不一其義。安可輒駕庸愚。誣罔神極。吾見道士與道人戰。儒墨道人與道士。獄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道。積遠難亮。越人以爲鳧。楚人以爲乙。人自楚越耳。鴻常一鴻乎。夫澄本雖一。吾自俱宗其本。鴻迹旣分。吾已翔其所集。汝可專遵於佛迹。而無侮於道本。（下略）

周顒難張長史門論

懋製來班。承復峻其門。則參子無踞。誠不待獎。敬尋同本。有測高心。雖神道所歸。吾知其主。然自釋之外。儒綱爲弘。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。黃老實雄也。其教流漸。非無邪弊。素樸之本。義有可崇。吾取捨舊懷。麤有涇渭。與奪之際。不至朱紫。但蓄積懷抱。未及厝言耳。

途軌乖順。不可謬同。異之聞文。宜有歸辨。來旨謂致本則同。似非吾所謂同。時殊風異。又非吾所謂異也。久欲此中微舉條裁。幸因雅趣。試共極言。且略如左。遲聞深況。

通源曰。道也與佛。逗極無二。寂然不動。致本則同。感而遂通。達跡誠異。周之問曰。論云致本則同。請問何義。是其所謂本乎。言道家者。豈不以二篇爲主。言佛教者。亦應以般若爲宗。二篇所貴。義極虛無。般若所觀。照窮法性。虛無法性。其寂雖同。住寂之方。其旨則別。論所謂逗極無二。爲逗極於虛無。當無二於法性耶。將二塗之外。更有異本。儻虛無法性。其趣不殊乎。若有異本。思告異本之性。如其不殊。願聞不殊之說。

通源曰。殊時故不同。其風異。世故不一。其義。吾見道士與道人。戰儒墨。道人與道士。獄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道。積遠難亮。越人以爲鳧。楚人以爲乙。人自楚越耳。鴻常一鴻乎。夫澄本雖一。吾自俱宗其本。鴻跡旣分。吾已翔其所集。周之問曰。論云時殊故不同。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。世異故不一。其道。是道言之乖於佛也。道佛兩殊。非鳧則乙。唯足下所宗之本。一物爲鴻耳。驅馳佛道。無免二乖。未知高鑿緣何識本。輕而宗之。其有旨乎。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。恐戰獄方興。未能聽訟也。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。則此教之源。每沿教而見矣。自應鹿巾環杖。悠然目擊。儒墨閭閻。從來何諍。苟合源共是。分跡雙非。則二跡之用。宜均去取。奚爲翔集。所向勤務。唯佛專氣抱一。無謹於道乎。言精旨遠。企聞後要。

通源曰。汝可專遵於佛跡。而無侮於道本。周之問曰。足下專尊佛跡。無侮道本。吾則心持釋訓。業愛儒言。未知足下雅意。佛儒安在。爲當本一未殊。爲本末俱異耶。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。理類所關。不得無請。

張周往復之論。不復具詳。融之門論。雖未稱儒。而後書則以百聖同投。本末無二。又臨終手執孝經。周論似不許道家。然周固善老莊。且云與仲尼相若者。黃老實雄。故今以二家皆持三教一致論者。周衛元嵩亦有齊三教論。而元嵩後固爲僧也。此外近似之論多有。並不復著。

三 顧歡道佛二教同體異用

齊顧歡字景怡。吳郡人。篤志好學。嘗從豫章雷次宗。諮玄儒諸義。隱遁不仕。晚節服食。不與人通。每旦出戶。山鳥集其掌取食。當佛道二家。立教既異。學者互相非毀。歡據玄妙內篇及瑞應本起。謂佛卽老子所化。六朝時有老子化胡經。當亦歡所本也。故二者之道一致。不過方域習尙有異。其權用之跡若有差耳。然卒以此方但宜崇道。不宜牽異爲同。則似右道家。要亦調和論之一種也。茲特著之。歡夷夏論曰。

五帝三皇。不聞有佛。國師道士。無過老莊。儒林之宗。孰出周孔。若孔老非聖。誰則當之。然二經所說。如合符契。道則佛也。佛則道也。其聖則符。其跡則反。或和光以明近。或曜靈以

示遠。道濟天下。故無方而不入。智周萬物。故無物而不爲。其入不同。其爲必異。各成其性。不易其事。是以端委摺紳。諸華之容。剪髮緇衣。羣夷之服。擊踞磬折。候甸之恭。狐蹲狗踞。荒流之肅。棺殯槨葬。中夏之制。火焚水沈。西戎之俗。全形守禮。繼善之教。毀貌易性。絕惡之學。豈伊同人。爰及異物。鳥王獸長。往往是佛。無窮世界。聖人代興。或昭五典。或布三乘。在鳥而鳥鳴。在獸而獸吼。教華而華言。化夷而夷語耳。雖舟車均於致遠。而有川陸之節。佛道齊乎達化。而有夷夏之別。若謂其致既均。其法可換者。而車可涉川。舟可行陸乎。今以中夏之性。效西戎之法。既不全同。又不全異。下棄妻孥。上廢宗祀。嗜欲之物。皆以禮伸。孝敬之典。獨以法屈。悖德犯順。曾莫之覺。弱喪忘歸。孰識其舊。且理之可貴者。道也。事之可賤者。俗也。舍華效夷。義將安取。若以道邪。道固符合矣。若以俗邪。俗則大乖矣。屢見刻。破。尪沙門。守株道士。交諍小大。互相彈射。或域道以爲兩。或混俗以爲一。是牽異以爲同。破。同以爲異。則乖爭之由。淆亂之本也。尋聖道雖同。而法有左右。始乎無端。終乎無末。泥洹。仙化。各是一術。佛號正真。道稱正一。一歸無死。真會無生。在名則反。在實則合。但無生之。教除。無死之化。切切法可以進謙弱。除法可以退夸強。佛教文而博。道教質而精。精非麤。人所信。博非精。人所能。佛言華而引。道言實而抑。抑則明者獨進。引則昧者競前。佛經繁。而顯。道經簡。而幽。幽則妙門難見。顯則正路易遵。此二法之辨也。聖匠無心。方圓有體。器。

既殊用。教亦異施。佛是破惡之方。道是興善之術。興善則自然爲高。破惡則勇猛爲貴。佛跡光大。宜以化物。道跡密微。利用爲己。優劣之分。大略在茲。夫蹲夷之儀。婁羅之辨。各出彼俗。自相聆解。猶蟲躍鳥聒。何足述效。

南齊書本傳。謂歡雖同一法。而意黨道教。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。通公駁之。容明集載同時與歡相難者。尙有數篇。此外又有孟景翼作正一論。亦謂老佛同趣。張融門論。亦齊老釋已見於前矣。

第五章 神不滅論與神滅論

人死其神滅否。是千古大疑。有謂形神俱滅者。有謂形滅神不滅者。惟孔子未質言鬼神之有無。餘爲墨子之明鬼。莊子薪火之喻。皆近神不滅論。而王充獨以人死形質滅盡。卽靈魂滅盡。無所謂神不滅者也。桓君山未聞釋氏之教。新論言形神已類神不滅論。要至宋以來其說始盛。慧遠宗炳鄭道子並有神不滅論。至主客互難。頗盡其義。梁時范縝獨標神滅論。與之辨論。終不爲屈。梁武帝勅羣僚六十三人難之。彼此之言益爲詳切。觀其兩方攻守之情。則神滅與神不滅之義思過半矣。茲特撮其精要。刪其複文。具列於下。其他諸論不復著焉。

范縝字子真。南陽人。嘗從沛國劉瓛學。博通經術。尤精三禮。性質直。好危言高論。不爲士友

所安。唯與外弟蕭琛善。琛名曰口辯。每服纈簡詣。梁時官至尙書左丞。初纈在齊世。與武帝同爲竟陵王子良賓客。子良精信釋教。而纈盛稱無佛。子良問曰。君不信因果。世間何得有富貴。何得有貧賤。纈答曰。人之生譬如一樹花。同發一枝。俱開一蒂。隨風而墮。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。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。墜茵席者。殿下是也。落糞溷者。下官是也。貴賤雖復殊途。因果竟在何處。子良不能屈。深怪之。纈退論其理。著神滅論。此論出。朝野誼譁。子良集僧難之。梁世武帝與衆臣共難之。茲立范纈論爲主。略析其條理。而擇錄諸難於下。范纈神滅論。設自問自答三十一條。纈外弟蕭琛難之六條。梁武帝勅曹思文等六十三人難之。然諸難中。曹思文蕭琛爲詳。今分纈本論爲五項。

(一)形卽神

范纈論曰。或問予云神滅。何以知其滅也。答曰。神卽形也。形卽神也。是以形存則神存。形謝則神滅也。

又問曰。形者無知之稱。神者有知之名。知與無知。卽事有異。神之與形。理不容一。形神相卽。非所聞也。答曰。形者神之質。神者形之用。是則形稱其質。神言其用。形之與神。不得相異也。曹思文難范纈曰。形非卽神也。神非卽形也。是合而爲用者也。而非卽矣。生則合而爲用。死則形留而神逝也。何以言之。昔者趙簡子疾。五日不知人。秦穆公七日乃寤。並神游於帝

所帝賜之鈞天廣樂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。若如論旨。形滅則神滅者。斯形之與神。應如影響之必俱也。然形既病焉。則神亦病也。何以形不知人。而神獨游帝。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。斯其寐也。魂交。故神游於蝴蝶。卽形與神分也。其覺也。形開。蘧蘧然周也。卽形與神合也。然神之與形。有分有合。合則共爲一體。分則形亡而神逝也。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。骨肉復歸於土。而魂氣無不之也。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。然經史明證灼灼也。此卽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。

范縝難曹思文曰。難曰。形非卽神也。神非卽形也。是合而爲用者也。而合非卽也。答曰。若合而爲用者。不明合則無用。如蛭駘相資。廢一則不可。此乃是滅神之精據。而非存神之雅決。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。難曰。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。秦穆公七日乃寤。並神游於帝所。帝賜之鈞天廣樂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。答曰。趙簡子之上賓。秦穆之游上帝。既云耳聽鈞天。居然口嘗百味。亦可身安廣廈。目悅玄黃。或復披文繡之衣。控如龍之轡。故知神之須待。既不殊人。四肢七竅。每與形等。隻翼不可以適遠。故不比不飛。神無所闕。何故憑形以自立。難曰。若如論旨。形滅則神滅者。斯形之與神。應如影響之必俱也。然形既病焉。則神亦病也。何以形不知人。神獨游帝所。答曰。若如來意。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。今傷之則痛。是形痛而神不痛也。惱之則憂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。憂慮痛廢。形已得之如此。何用勞神於無事。

耶。難曰。其寐也。魂交。故神游於蝴蝶。卽形與神分也。其覺也。形開。遽遽然周也。卽形與神合也。答曰。此難可謂窮辯。未可謂窮理也。子謂神游蝴蝶。是真作飛蟲耶。若然者。或夢爲牛。則負人轅輅。或夢爲馬。則入人跨下。明且應有死牛死馬。而無其物何也。又腸繞閭門。此人卽死。豈有遺其肝肺。而可以生哉。又日月麗天。廣輪千里。無容下從匹婦。近入懷神。夢幻虛假。有自來矣。一旦實之。實足偉也。明結想霄坐。周天海神昏於內。妄見異物。豈莊生實亂南國。趙簡眞登閭闔邪。外弟蕭琛。亦以夢爲文句。甚悉。想就取視也。難曰。延陵窆子而言曰。骨肉歸復於土。而魂氣無不之也。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。答曰。人之生也。資氣於天。稟形於地。是以形銷於下。氣滅於上。氣滅於上。故言無不之。無不之者。不測之辭耳。豈必其有神與知耶。曹思文重難曰。論曰。若合而爲用者。明不合則無用。如蛩駘相資。廢一則不可。此乃是滅神之精據。而非存神之雅決。子意本欲請戰。而定爲我援兵邪。又伸延陵之言。卽形消於下。神滅於上。故云無不之也。難曰。蛩蛩駘駘。是合用之證耳。而非形滅卽神滅之據也。何以言之。蛩非驢也。驢非蛩也。今滅蛩蛩而駘駘不死。軒駘駘而蛩蛩不亡。非相卽也。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。又爲救兵之良援。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。又伸延陵之言。曰卽是形消於下。神滅於上。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。卽今形滅於此。卽應神滅於形中。何得云形消於下。神滅於上。而云無不之乎。

范答未見

蕭琛難范縝曰。今論形神合體。則應有不離之證。而直云神卽形。形卽神。形之於神。不得相異。此辨而無徵。有乖篤喻矣。予今據夢以驗形神。不得其體。當人寢時。其形是無知之物。而有見焉。此神游之所接也。神不孤立。必憑形器。猶人不露處。須有居室。但形氣是穢闇之質。居室是蔽塞之地。神反形內。則其識微昏。昏故以見爲夢。人歸室中。則其神暫壅。壅故以明爲昧。夫人或夢上騰玄虛。遠適萬里。若非神行。便是形往耶。形既不往。神又弗離。復焉得如此。若謂是想所見者。及其安寐。身似僵木。氣若寒灰。呼之不聞。撫之無覺。既云神與形均。則是表裏俱勸。既不外接聲音。寧能內興思想。此卽形靜神馳。斷可知矣。范之答曹亦破夢見之辭。今未見當是弘明集有所刪削也。

(二) 論形質神用

范縝論曰。問曰。神故非用。不得爲異。其義安在。答曰。名殊而體一也。問曰。名既已殊。體何得一。答曰。神之於質。猶利之於刃。形之於用。猶刃之於利。利之名非刃也。刃之名非利也。然而捨利無刃。捨刃無利。未聞刃沒而利存。豈容形亡而神在。蕭琛難范縝曰。夫刃之有利。砥礪之功。故能水截蛟螭。陸斷兕虎。若窮利盡用。必摧其鋒。鑿化成鈍刃。如此則利滅而刃存。卽是神亡而形在。何云捨利無刃。名殊而體一耶。刃利既不俱滅。形神則不共亡。雖能近取譬。理實乖矣。

曹思文難范縝曰。今刃之於利。是一物之兩名耳。然一物兩名者。故捨刃則無利也。二物之合用者。故形亡則神逝也。今引一物之二名。以徵二物之合用。斯差若毫釐者。何千里之遠也。斯又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也。

范縝論曰。問曰。刃之與利。或如來說。形之與神。其義不然。何以言之。木之質無知也。人之質有知也。人既有如木之質。而有異木之知。豈非木有其一。人有其二耶。答曰。異哉言乎。人若有如木之質。以爲形。又有異木之知。以爲神。則可如來論也。今人之質。質有知也。木之質。質無知也。人之質。非木質也。木之質。非人質也。安在有如木之質。而復有異木之知。問曰。人之質。所以異木質者。以其有知耳。人而無知。與木何異。答曰。人無無知之質。猶木無有知之形。問曰。死者之形骸。豈非無知之質耶。答曰。是無知之質也。問曰。若然者。人果有若木之質。而有異木之知矣。答曰。死者有如木之質。而無異木之知。生者有異木之知。而無如木之質。問曰。死者之骨骼。非生者之形骸耶。答曰。生形之非死形。死形之非生形。區已革矣。安有生人之形骸。而有死人之骨骼哉。問曰。若生者之形骸。非死者之骨骼。死者之骨骼。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。不由生者之形骸。則此骨骼從何而至。答曰。是生者之形骸。變而爲死者之骨骼也。問曰。生者之形骸。雖變爲死者之骨骼。豈不因生而有死。則知死體猶生體也。答曰。如因榮木變爲枯木。枯木之質。寧是榮木之體。問曰。榮體變爲枯體。枯體卽是榮體。如絲體變

爲縷體。縷體卽是絲體。有何咎焉。答曰。若枯卽是榮。榮卽是枯。則應榮時彫零。枯時結實。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。以榮卽是枯故。枯無所復變也。又榮枯是一。何不先枯後榮。要先榮後枯何也。絲縷同時。不得爲喻。問曰。生形之謝。便應豁然都盡。何故方受死形。繇歷未已耶。答曰。生滅之體。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。漸而生者必漸而滅。歛而生者飄驟是也。漸而生者動植是也。有歛有漸。物之理也。

蕭琛難范縝曰。論云。人之質有知也。木之質無知也。豈不以人識涼燠。知痛癢。養之則生。傷之則死耶。夫木亦然矣。當春則榮。當秋則悴。樹之必生。拔之必死。何謂無知。今人之質。猶如木也。神留則形立。神去則形廢。立也卽是榮木。廢也卽是枯木。子何以辨此非神知。而謂質有知乎。凡萬有皆以神知。無以質知者也。但草木昆蟲之性。裁覺榮悴生死。生民之識。則通安危利害。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。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耶。此則形神有二。居可別也。但木稟陰陽之偏氣。人含一靈之精照。其識或同。其神則異矣。骨骼形骸之論。死生授受之說。義旣前定。事又不經。安用曲辨哉。

(三) 論精神所在

范縝論曰。問曰。形卽是神者。手等亦是耶。答曰。皆是神之分也。問曰。若皆是神之分。神旣能慮。手等亦應能慮也。答曰。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。而無是非之慮。問曰。慮爲一爲異。答曰。

知卽是慮。淺則爲知。深則爲慮。問曰。若爾應有二乎。答曰。人體惟一。神何得二。問曰。若不得二。安有痛癢之知。復有是非之慮。答曰。如手足雖異。總爲一人。是非痛癢。雖復有異。亦總爲一神矣。問曰。是非之慮。不關手足。當關何處。答曰。是非之意。心器所主。問曰。心器是五藏之心。非耶。答曰。是也。問曰。五藏有何殊別。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。答曰。七竅亦復何殊。而司用不均。問曰。慮思無方。何以知是心器所主。答曰。五藏各有所司。無有能慮者。是以心爲慮本。問曰。何不寄在眼等分中。答曰。若慮可寄於眼分。何故不寄於耳分耶。問曰。慮體無本。故可寄之於眼分。眼目有本。不假寄於佗分也。答曰。眼何故有本。而慮無本。苟無本於我形。而可徧寄於異地。亦可張甲之情。寄王乙之軀。季丙之性。託趙丁之體。然乎哉。不然也。蕭琛難范縝曰。形神不殊。手等皆是神分。此則神以形爲體。體全卽神全。體傷卽神缺矣。神者何。識慮也。今人或斷手足。殘肌膚。而智思不亂。猶孫臏刖趾。兵略愈明。膚浮解腕。儒道方謚。此神與形離。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。但神任智以役物。託器以通照。視聽香味。各有所憑。而思識歸乎心器。譬如人之有宅。東閣延賢。南軒引景。北牖招風。西櫺映月。主人端居中霽。以牧四時之用焉。若如來論。口鼻耳目。各有神分。一目病卽視神毀。二目應俱盲矣。一耳疾卽聽神傷。兩耳俱應聾矣。今則不然。是知神以爲器。非以爲體也。又云心爲慮本。慮不可寄之他分。若在於口眼耳鼻。斯論然也。若在於他心。則不然矣。耳鼻雖共此體。不可以相雜。以

其所司不同。器用各異也。他心雖在彼形。而可得相涉。以其神理俱妙。識慮齊功也。故書稱啟爾心。沃朕心。詩云。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齊桓師管仲之謀。漢祖用張良之策。是皆本之於我形。寄之於他分。何云張甲之情。不可託王乙之軀。李丙之性。勿得寄趙丁之體乎。

(四)論精神與凡聖鬼神祭祀之關係

范縝論曰。問曰。聖人形猶凡人之形。而有凡聖之殊。故知形神異矣。答曰。不然。金之精者能昭。穢者不能昭。有能昭之精。金寧有不昭之穢質。又豈有聖人之神。而寄凡人之器。亦無凡人之神。而託聖人之體。是以八采重瞳。勛華之容。龍顏馬口。軒皞之狀。形表之異也。比干之心。七竅列角。伯約之膽。其大若拳。此心器之殊也。是知聖人定分。每絕常區。非惟道革羣生。乃亦形超萬有。凡聖均體。所未敢安。問曰。子云聖人之形。必異於凡者。敢問陽貨類仲尼。項籍似大舜。舜項孔陽。智革形同。其故何耶。答曰。珉似玉而非玉。雞類鳳而非鳳。物誠有之。人故宜爾。項陽貌似而非實似。心器不均。雖貌無益。問曰。凡聖之殊。形器不一可也。貞極理無有二。而丘旦殊姿。湯文異狀。神不侔色。於此益明矣。答曰。聖同於心器。形不必同也。猶馬殊毛而齊逸。玉異色而均美。是以晉棘荆和。等價連城。驕騮驪均致千里。問曰。形神不二。既聞之矣。形謝神滅。理固宜然。敢問經云。爲之宗廟。以鬼饗之。何謂也。答曰。聖人之教然也。所以弭孝子之心。而厲偷薄之意。神而明之。此之謂也。問曰。伯有被甲。彭生豕見。墳素著其事。

寧是設教而已耶。答曰：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，彊死者衆，不皆爲鬼。彭生伯有，何獨能然？乍爲人豕，未必齊鄭之公子也。問曰：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，與天地相似而不違。又曰：載鬼一車，其義云何？答曰：有禽焉，有獸焉，飛走之別也；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別也。人滅而爲鬼，鬼滅而爲人，則未之知也。

蕭琛雖范縝曰：論云：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，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。今陽貨類仲尼，項籍似帝舜，卽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。珉玉鷓鳳，不得爲喻。今珉自名珉，玉實名玉，鷓號鷓鷃，鳳曰神鳳，名旣殊稱，貌亦爽實。今舜重瞳子，項羽亦重瞳子，非有珉玉二名，唯覩重瞳相類。又有女媧蛇軀，皋陶馬口，非眞聖神入於凡器，遂乃託於蟲畜之體。此形神殊別，明暗不同，茲益昭顯也。若形神爲一，理絕前因者，則聖應誕聖，賢必產賢，勇怯愚智，悉類其本。旣形神之所陶甄，一氣之所孕育，不得有堯睿朱鬲，腹頑舜聖矣。論又云：聖同聖器，而器不必同。猶馬殊毛而齊逸，今毛復是逸氣耶？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，如此則毛非逸相，由體無聖器矣。人形骸無凡聖之別，而有貞脆之異，故遐靈棲於遠質，促神寓乎近體，唯斯而已耳。向所云聖人之體，指直語近，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，非矛盾之說，勿近於此惑也。曹思文難范縝祭祀之義曰：論曰：問者曰：經云：爲之宗廟，以鬼饗之。通云：非有鬼也。斯是聖人之教然也。所以達孝子之心，而厲偷薄之意也。難曰：今論所云，皆情言也，而非聖旨。語舉

經記以證聖人之教。孝經云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若形神俱滅。復誰配天乎。復誰配帝乎。且無神而爲有神。宣尼云。天可欺乎。今稷無神矣。而以稷配。斯是周且其欺天乎。果其無稷也。而空以配天者。既其欺天矣。又其欺人也。斯是聖人之教。教以欺妄也。設欺妄以立教者。復何達孝子之心。厲偷薄之意哉。原尋論旨。以無鬼爲義。試重詰之曰。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。記云。樂以迎來。哀以送往。神既無矣。迎何所迎。神既無矣。送何所送。迎來而樂。斯假欣於孔貌。送往而哀。又虛淚於丘體。斯則夫子之祭禮也。欺僞滿於方寸。虛假盈於廟堂。聖人之教。其若是乎。而云聖人之教然也。何哉。

范縝重答曹思文曰。難曰。今論所云。皆情言也。而非聖旨。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。孝經云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若形神俱滅。復誰配天乎。復誰配帝乎。答曰。若均是聖達。本自無教。教之所設。貴在黔首。黔首之情。常貴生而賤死。死而有靈。則長畏敬之心。死而無知。則生慢易之意。聖人知其若此。故廟祧壇墀。以篤其誠心。肆筵授几。以全其罔己。尊祖以窮郊天之敬。嚴父以配明堂之享。且忠信之人。寄心有地。強梁之子。茲焉是懼。所以聲教昭於上。風俗淳於下。用此道也。故經云。爲之宗廟。以鬼享之。言用鬼神之道。致茲孝享也。春秋祭祀。以時書之。明厲其追遠。不可朝死夕亡也。子貢問死而有知。仲尼云。吾欲言死而有知。則孝子輕生以殉死。吾欲言死而無知。則不孝之子。棄而不葬。子路

問事鬼神。夫子云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適言以鬼享之。何故不許其事耶。死而有如。輕生以殉是也。何故不明言其有。而作此悠漫以答耶。研求其義。死而無知。亦已審矣。宗廟郊社。皆聖人之教迹。彝倫之道。不可得而廢耳。難又曰。無神而爲有神。是聖人之教。以欺妄爲教。答曰。夫聖人者。顯仁藏用。窮神盡變。故曰。聖達節而賢守節也。寧可求之蹄筌。局以言教。夫欺者。謂傷化敗俗。導人非道耳。苟可以安上治民。移風易俗。三光明於上。黔黎悅于下。何欺妄之有乎。請問湯放桀。武伐紂。是弑非君耶。孟子云。聞誅獨夫紂。未聞弑君也。子不責聖人。放弑之迹。而勤勤於郊禋之妄乎。郊丘明堂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。而非形神之滯義。當如此何耶。曹仍有答義與前相出入不錄

(五) 神滅論之利用

范縝論曰。問曰。知此神滅。有何利用耶。答曰。浮屠害政。桑門蠹俗。風驚霧起。馳蕩不休。吾哀其弊。思拯其溺。夫竭財以赴僧。破產以趨佛。而不恤親戚。不憐窮匱者何。良由厚我之情深。濟物之意淺。是以圭撮涉於貧友。忝情動於顏色。千鍾委於富僧。歡意暢於容髮。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。友無遺秉之報。務施闕於周急。歸德必於在己。又惑以茫昧之言。懼以阿鼻之苦。誘以虛誕之辭。欣以兜率之樂。故捨逢掖。襲橫衣。廢俎豆。列餅鉢。家家棄其親愛。人人絕其嗣續。致使兵挫於行間。吏空於官府。粟罄於墮游。貨殫於泥木。所以姦宄弗勝。頌聲尙擁。

惟此之故。其流莫已。其病無限。若陶甄稟於自然。森羅均於獨化。忽焉自有。悅爾而無。來也不禦。去也不追。乘夫天理。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壟畝。君子保其恬素。耕而食。食不可窮也。蠶而衣。衣不可盡也。下以餘以奉其上。上無爲以待其下。可以全生。可以匡國。可以霸君。用此道也。

蕭琛難范縝曰。佛之有無。寄於神理。存滅既有經論。且欲略言。今指辨其損益。語其利害。以弼夫子過正之談。子云釋氏蠹俗傷化。費貨損役。此惑者爲之。非佛之尤也。佛之立教。本以好生惡殺。修善務施。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。以人靈爲重。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。以哀矜斷察。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。以忠信爲上。務施不苟使殫財士木。以周給爲美。若悉絕嗣續。則必法種不傳。如並起浮圖。又亦播殖無地。凡人且猶知之。況我慈氏寧樂爾乎。今守株桑門。迷瞽俗士。見寒者不施之短褐。遇餒者不錫以糠豆。而競聚無識之僧。爭造衆多之佛。親戚棄而弗眄。祭祀廢而弗修。良繒碎於刹上。丹金糜於塔下。而謂爲福田。期以報業。此並體佛未深。解法不妙。雖呼佛爲佛。豈曉歸佛之旨。號僧爲僧。寧達依僧之意。此亦神不降福。予無取焉。夫六家之術。各有流弊。儒失於僻。墨失於蔽。法失於峻。名失於訐。咸由祖述者失其傳。以致泥溺。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。峻訐責韓鄧。而獨罪我如來。貶茲正覺。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。

按古本有神滅與神不滅二說。及佛教既來。神不滅之說益盛。凡其三世輪迴成佛修證之說。皆以此爲根據。故范縝之神滅論。卽是深闢佛教。而攻擊之者。則皆崇信佛教者也。范縝在梁書列於儒林傳。而其神滅之說。雜本於王充論辯之致。雅近於名家。六朝之際。儒道與佛家相難極衆。而神滅與否。尤爲精微重大之問題。故茲詳著此論。至於其餘。則從略焉。

第六章 文中子

隋既統一南北。而其時學者。仍以華藻相高。經術之士。局於訓詁。玄釋並行。惟文中子明儒業。其言甚醇。參於漢之揚董。而魏晉以來。未有能及之者也。文中子。姓王名通。字仲淹。河東龍門人。隋書不爲立傳。其事蹟略見於新舊唐書王勃傳。劉禹錫王華卿墓誌序。皮日休文中子碑。宋司馬光嘗輯爲文中子傳。文中子以隋仁壽三年。獻太平十二年。文帝召見。而不能。遂罷歸。煬帝卽位。又徵之。稱疾不至。專以講學教人爲事。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。唐初開國之佐。如房杜之倫。多出其門。著禮論二十五篇。樂論二十篇。續書百五十篇。詩三百六十篇。元經五十篇。贊易七十篇。謂爲王氏六經。多所散佚。卒後門人謚曰文中子。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。程伊川嘗謂文中子隱德君子。當時少有言語。爲後人傳會。不可謂全書。若其精粹處。殆非苟揚所及。朱晦庵亦稱文中子之學。而疑其中有爲後人所亂者。獨洪邁以中說爲阮咸之徒僞作。所謂文中子者。疑無其人。今審其詞。宜若非可悉僞者。中說本擬論語。

卽非文中子自作。亦其門人記平日言論所成者也。

文中子學說。以執中爲要。故其書曰中說。蓋中之爲義。自堯舜禹湯至於孔子子思皆言之。揚雄法言。亦主於中。此固儒者相傳之至道也。魏晉以來。佛老之說盛。無復能明此者。而文中子乃復申之。其言曰。政猛寧若恩。法速寧若緩。獄繁寧若簡。臣主之際。其猜也。寧信。執其中者。惟聖人乎。彌明篇 阮逸序中說曰。大哉中之爲義。在易爲二五。在春秋爲權衡。在書爲皇極。在禮爲中庸。謂乎無形非中也。謂乎有象非中也。上不蕩於虛無。下不局於器用。惟變所適。惟義所在。此中之大略也。中說如是而已。

當時老釋並行。文中子論三教。亦深有可觀者。或問佛子曰。聖人也。曰。其教何如。西方之教也。中國則泥。周公篇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。子曰。仁義不修。孝悌不立。奚爲長生。甚矣人之無厭也。禮樂篇 文中子之論釋老。其言皆甚持平。且歸重人道致用之本。則釋老之不必修。其義自明。故亦不復論心性空有深處。以非釋老也。程元曰。三教何如。子曰。政惡多門久矣。曰。廢之何如。曰。非爾所及也。問易篇 夫欲使三教會歸於一。此聖人之事。故不輕言之。子讀洪範讜議曰。三教於是可一矣。程元魏徵進曰。何謂也。曰。使民不倦。同上 洪範皇極貴中道。致中和則天地可位。萬物可育。取三教之中以行之。則民自相與不倦。所以文中子因洪範而論三教之可一也。又曰。詩書盛而秦世滅。非仲尼之罪也。虛玄長而晉室亂。非老莊之罪也。齋戒修而

梁國亡。非釋迦之罪也。易不云乎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周公釋於修齊治平之事。其用雖不及儒家。然善用之。則亦曷嘗無補於治世。以衰亂歸罪於學術之過。皆不智之言也。

文中子所論實踐道德。雖不出古來儒者之恆言。然因其時以申其義。亦有不可不述者。其論五常與仁性道之關係。曰。薛收問仁。子曰。五常之始也。問性。曰。五常之本也。問道。曰。五常一也。述史仁義禮智信。是曰五常。故仁爲其始。五常同本於性。則性無不善。而與五常一矣。

卽子思性道教一貫之義。又以仁義爲教之本。而禮樂爲道德之輔。曰。仁義其教之本乎。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。問易禮所以制社會之秩序。樂所以導性情於中和。禮樂興

而後仁義道德之實備矣。其論孝。曰。賈瓊曰。中山吳欽。天下之孝者也。其處家也。父兄欣然。其行事也。父兄焦然。若無所據。焦猶子也。子然如無依據。言事自集。子曰。吾黨之孝者異此。其處家也。父母

晏然。其行事也。父兄恬然。若無所思。魏相篇又曰。孝立則忠遂矣。周公蓋文中子於倫理。先孝

而後忠。卽孝經孝始於事親之義也。又論人生之行爲。當依於正道。不可以枉差。故曰。不就利。不違害。不強交。不苟絕。惟有道者能之。天地篇又曰。君子不受虛譽。不祈妄福。不避死義。禮樂篇

賈瓊問君子之道。子曰。必先恕乎。曰。敢問恕之說。子曰。爲人子者。以其父之心爲心。爲人弟者。以其兄之心爲心。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。天地篇又論義利之辨。曰。君子之學進於道。

小人之學近於利。同上又論人生職務之要。曰。子躬耕。或問曰。不亦勞乎。子曰。一夫不耕。或受

其饑且庶人之職也。亡職者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吾得逃乎。同上其言多切近平實如此。文中子之所言固純然祖述儒家。然亦慨然有制作之意。其擬六經雖亡。而其志可知也。董常曰。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。禮論樂論爲政化。贊易爲司命。元經爲賞罰。此夫子所以生也。魏相篇蓋實欲興素王之業。大禮樂之效。以濟當世。故曰學者博誦云乎哉。必也貫乎道。文者苟作云乎哉。必也濟乎義。天地篇則文中子經綸之懷。非與缺缺抱訓詁校文字者同矣。唐劉禹錫、李翱、司空圖、宋柳開、孫何。並稱文中子。陳同甫則於孟子之後。獨推王通云。

第七章 唐代哲學總論

有唐一代。其詩古文辭最盛。爲後世之宗。而哲學獨不振。其能宗儒者之義。本性命之本者。數百年間。惟韓愈、李翱而已。唐太宗以英雄之主。好學樂藝。在太子時。已開館延文學之士。如房玄齡、杜如晦、虞世南之流。所謂十八學士者也。卽位以後。又置弘文館。聚書二十餘萬卷。充其學士者。皆天下名儒。學生若明一經以上。皆得補官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。增學生至二千二百六十人。四方學者雲集京師。日本高麗、百濟、新羅、高昌、吐蕃。皆遣子弟來學於國。學其盛如此。當時陸德明、孔穎達、顏師古。皆邃於經訓小學。陸德明著經典釋文。顏師古正五經脫誤。孔穎達作五經正義。五經正義者。周易正義十卷。用晉王弼、韓康伯注。尙書正義二十卷。用孔安國傳。毛詩正義二十卷。用毛亨傳、鄭玄禮箋。記正義六十三卷。用鄭玄注。春

秋左傳正義六十卷。用杜預集解。其正義皆穎達所爲也。自是說經者皆遵正義。不復更爲新說。從此南北學派之爭雖泯。而學術思想亦坐是不進矣。

唐與老子同姓。故尊道家。太宗又遣玄奘於西域。及其歸也。廣譯大乘經論。而佛教亦盛。唐時釋老與儒教並行。佛教之中。尤大德輩出。道教則多方術之士。以玄理著書者甚少。譚峭記書之屬。殊罕精微之論。其餘陰陽術數之學。亦頗有傳者。李淳風、一行等。其最著者也。又趙蕤長短經。言縱橫之學。然無特創之見。故茲不取也。

唐人文集。時有關於哲理之議論。如柳宗元、劉禹錫之天論。並具新解。其餘此類亦多。要其學未有系統。難以一二文字述之。哲學之林。故今只取韓愈、李翱二家。要之佛教尤盛。其教理多可論者。故亦別出一章也。

第八章 唐代佛教略述

唐時佛教思想。仍承魏晉六朝以來之影響。先是佛教流傳者。本有數派。至是復開新派。今略述之。

一、律宗 唐之律宗。自五祖慧光以來。分爲三派。爲法礪律師之相部宗。懷素律師之東塔宗。道宣律師之南山宗。南山宗最盛。經宋至元始衰。

二、法相宗 法相一宗。玄奘爲開祖。玄奘往西域學法相宗。歸後譯其經論多種。而慈恩窺

基大師最得其傳。此宗依楞伽深密等。瑜功等論。因明之學。至是始行。

三、華嚴宗 此宗以華嚴經爲所依。此經本有晉譯。唐時重譯始完。華嚴五祖。並在唐代。杜順、智儼、法藏、澄觀、宗密。是也。

四、眞言宗 眞言宗一名密宗。開元初中。印度善無畏至長安。始創此宗。譯大日經。蘇悉地經等。善無畏與金剛智、不空、一行等。號密四尊者。一行作大日經疏。

如上所述。則唐時佛教流傳者。并六朝時九宗。共有十三宗。又合爲十一宗。卽禪宗、華嚴宗。地論併入此宗俱舍宗、天台宗、淨土宗、三論宗、法相宗。攝論併入此宗眞言宗、律宗、成實宗、涅槃宗。是也。佛

教教義。至唐大備。其關於哲學者。曾不可悉述。茲姑略舉杜順之華嚴法界理事無礙觀。及宗密之原人論於下。

(一) 理事無礙觀

華嚴法界觀門者。所以發揮華嚴之眞理。其根本思想。卽在立現象界與眞如界二者。現象界爲色爲事。眞如界爲理。明理事二者不相離故。是華嚴法界觀之約義也。故必先知一切現象界無實體。無自性。全屬於空。而眞空者。卽名妙有。旣現象之事無實體。無自性。則雖有差別。仍還與眞如之理同一體性。此謂理事互融。一多無礙。故一滴之水。可以蔽全宇宙。全世界之水。可以入一瓶中。其言曰。能徧之事。是有分限。所徧之理。要無分限。此有分之事。於

無分之理。全同非同。何以故。以事無體。還如理故。是故一塵不壞。而徧法界也。如一塵一切法亦然。思之。又曰。如全一大海。在一波中。而海非小。如一小波。匝於大海。而波非大。同時全徧於諸波。而海非異。俱時各匝於大海。而波非一。又大海全徧一波時。不妨舉體全徧諸波。一波全匝大海時。諸波亦各全匝。互不相礙。思之法界觀之要旨。在使各人知現象無自體。無自性。則不至執著。然後其心能離去種種差別。而與真如一致也。

(二) 原人論

宗密原人論。實綜古來論性諸家。而自創一說。蓋先破儒教。道教。小乘。權大乘。諸宗所說。而乃自下心性本源之定義。今約舉其意。(一)非儒老曰。儒老二教。皆言天地萬物由生於元氣。萬物所以相異。因於時命不同。此說有四失。元氣既是生死之源。常存之基。則禍亂凶愚。終不可除。一也。又如說則人生不由因緣。自然生化。既無因緣。則不應生草。草應生人。二也。元氣未曾習慮。何故嬰孩便知愛惡。若言神智歟。有則德藝亦可不待因緣學成。三也。人死則復還元氣。何處復有鬼神。四也。(二)非人天教曰。人天教以一切萬物。皆業所生。或生人間。或墮禽獸。皆過去業所爲。然造業者誰耶。如以我身心能造業。身死誰受其報。若云後身受報。則修福者屈甚。造業者幸甚。太無道矣。(三)非小乘教曰。小乘教以人間由身心相續。身有地水火風。心有受想行識。執之爲我。以致輪迴。謂須修無我之觀。灰身滅智。乃能斷

苦。然謂身心相續。則身心自體須無間斷。色心本無。爲何持得此身。世世不絕耶。(四)非大乘法相教及破相教曰。大乘法相教。以一切有情無始以來。有八種識。而第八阿賴耶識爲根本。以生七識。皆能變現自分所緣。如目現色。耳現聲。都無實法。如夢如幻。我身亦然。皆由識起也。大乘破相教之曰。一切現象皆虛妄。則阿賴耶識亦虛妄也。夢中不能辨真僞。是真僞皆虛妄也。一切諸識。由因緣生。心境皆空。方是大乘實理。身亦是空。空即是本。然心境皆空。則知空者誰耶。又實法何得由非實法者而現耶。法鼓經曰。一切空經。是有解說。大品經云。空是大乘之初門。於是宗密乃自示其一乘顯性教。卽以一切有情。皆有本覺之真心。無始以來。昭然不昧。是名佛性。又名如來藏。然爲妄想所翳。不自覺知。但認凡質。遂至淪墮。受生死苦。乃言曰。須行依佛行。心契佛心。反本還源。斷除凡習。損之又損。以至無爲。自然應用。恆沙名之曰佛。當知迷悟同一真心。大哉妙門。原人至此。宗密原人之要。具於此矣。蓋諸教之中。亦各有真理。不過各見一偏。未識本源耳。所謂如來藏者。無始無終。不增不減。不覺念起。而有妄想與真心。非一非異。名阿賴耶識。由妄想起種種業。由不覺自心安現。執有增癡。作業變報。轉於六道。一切諸法不外四大。四大又不外一元氣。故知諸教所說。亦如具真理也。

理事無礙觀及原人論。略近宋儒性理之論。故稍著其義。自餘關於佛教者。卽不復廣說也。

第九章 韓愈

韓愈字退之。鄧州南陽人。官至吏部侍郎。諡曰文。生唐代宗大曆三年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其古文繼司馬遷。後人推爲起八代之衰。平生好儒者之道。尊信孔子。自孟子以下。卽罕所許可。故曰。孟子醇乎醇者也。荀與揚也。大醇而小疵。尤關佛老二氏之學。憲宗迎佛骨。愈力諫得罪。貶潮州。其操行堅正。無所屈撓。著原道原性等篇。爲後儒所稱。有集四十卷。

(一) 性三品說

性三品說。原於劉向荀悅。前已具之。要退之言之較詳。其言曰。性也者。與生俱生者也。情也者。接於物而生者也。性之品有三。而之所以爲性者五。情之品有三。而之所以爲情者七。曰何也。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。上焉者善焉而已矣。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。下焉者惡焉而已矣。其所以爲性者五。曰仁。曰禮。曰信。曰義。曰智。上焉者之於五也。主於一而行於四。中焉者之於五也。一不少有焉。則少反焉。其於四也混。下焉者之於五也。反於一而悖於四。性之於情。視其品。情之品有上中下三。其所以爲情者七。曰喜。曰怒。曰哀。曰懼。曰愛。曰惡。曰欲。上焉者之於七也。動而處其中。中焉者之於七也。有所甚。有所亡。下焉者之於七也。亡與甚。直情而行者也。情之於性。視其品。性原蓋孔子雖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。退之更極言之曰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。下之性畏威而寡罪。是故上者可教。而下者可制也。又以孟子言性善。荀子言

性惡。揚子言性善惡混。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。又曰。今之言性者。雜佛老而言之也。始指李翱性善情惡說。與朱子以退之言性過於荀揚遠甚。其言五性尤善。但三品說太拘。而不言氣稟。亦有未備云。

(二) 仁義道德辨

原道曰。博愛之謂仁。行而宜之之謂義。由是而之之謂道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爲定名。道與德爲虛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。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義。非毀之也。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。曰天小者。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爲仁。孑孑爲義。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。道其所謂道。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德。德其所謂德。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。合仁與義言之也。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。去仁與義言之也。一人之私言也。退之之言仁義道德。雖與古來無大出入。而此篇先辨明儒家所言之道德。與老子所言之道德。異。是其最精處。故以道德爲虛位。以仁義爲定名。惟道德爲虛位。是以有君子之道。有小人之道。有吉德。有凶德。孔孟所謂道是君子之道。所謂德是吉德。老子所謂道是小人之道。所謂德是凶德。仁義爲孔孟之教所獨有。不通於老子之教。老子雖言仁義。而以爲煩瑣而排斥之。故退之分別儒家所言之道德。蓋仁義所由生之本原。老子所言之道德。則仁義未生時之景象。此其大異也。老子曰。大道廢有仁義。又曰。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

而後禮可以證矣。

(三) 關佛老

退之既根據老子不知仁義之說。則以老子爲坐井觀天。至其排二氏亦多就事上說。故以有佛老則游食之民增加。曰古之爲民者四。今之爲民者六。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。買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。又以佛教不知君臣父子。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。而父子禁。其相生相養之道。以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。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。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又以儒者之道。心身家國天下。一以貫之。而釋氏但求諸心。是以有害。故曰今也欲治其心。而外天下國家。滅其天常。子焉而不父其父。臣焉而不君其君。民焉而不事其事。蓋佛家本爲出世法。退之則專就其倫理上之義務所闕者而攻之也。

第十章 李翱

李翱字習之。元和初爲國子博士。修撰。嘗從韓愈學爲文章。見推當世。翱於佛學亦所究心。其復性書三篇。頗演中庸率性之義。以爲性善情惡。殆退之所指爲雜佛老者也。然陸儉見而歎之曰。子之言尼父之心也。聖人復作不出此。不息之而已矣。翱文章雍容和緩。宋人最

稱之。至有以爲賢於退之者。有集十八卷。

復性書曰。人之所以爲聖人者。性也。人之所以惑其性者。情也。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。皆情之所爲也。情既昏。性斯匿矣。非性之過也。七者循環而交來。故性不能充也。水之渾也。其流不清。火之煙也。其光不明。非水。火清明之過。沙不渾。流斯清矣。煙不鬱。光斯明矣。情不作。性斯充矣。性與情不相無也。雖然。無性則情無所生矣。是情由性而生。情不自情。因性而情。性不自性。由情而明。性者。天之命也。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。情者。性之動也。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。聖人者。豈其無情耶。聖人者。寂然不動。不往而到。不言而神。不耀而光。制作參乎天地。變化合乎陰陽。雖有情也。未嘗有情也。然則百姓者。豈其無性者耶。百姓之性。與聖人之性。無差也。雖然。情之所昏。交相攻伐。未始有窮。故雖終身而不能覩其性焉。又曰。夫明者。所以對昏。昏既滅。則明亦不立矣。是故誠者。聖人之性也。寂然不動。廣大清明。照乎天地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行止語嘿。無不處於極也。復其性者。賢人循之。而巳者也。不已則能歸其源矣。又曰。聖人知人之性皆善。可以循之。不息而至於聖也。故制禮以節之。作樂以和之。安於和樂。樂之本也。動而中禮。禮之本也。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。行步則聞珮玉之音。無故不廢琴瑟。視聽言行。循禮而動。所以教人忘嗜欲。而歸性命之道也。道者。至誠也。誠而不息。則虛。虛而不息。則明。明而不息。則照。照天地而無遺。非他也。此盡性命之道也。

蓋習之在本中庸明誠之義。以致止情復性之極功。孫夏峰謂原道人猶訾其不醇。至復性書罕及焉。歐陽文忠謂此中庸之義疏爾。智者識其性當復。愚者雖讀此不曉也。不作可焉。夏峰以爲翱之時諸儒未起。理學未明。而鑿鑿然以四子爲歸。且當少時真切爲性命之憂。此而非儒也。誰可以當儒者哉。

